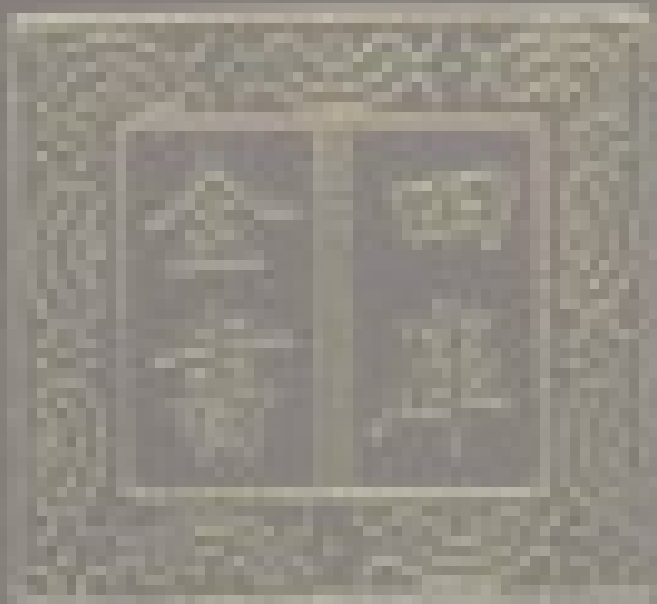






第三四八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通鑑紀事本末(三)

宋袁樞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上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上

宋 袁樞 撰

周滅齊

陳文帝嘉三年齊主之弟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

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侯同王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上

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傾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選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二

都馮子琮胡長榮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榮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槩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妻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巨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秘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賊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三

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相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榮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心

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已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四

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

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固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五

黨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鐐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

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

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六

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卒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敕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

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改元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七

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托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

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獻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獻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獻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選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獻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獻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獻等云文選與臣並為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獻等謂臣真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獻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選為西兗州刺史葬畢獻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獻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

謂獻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妻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獻以不臣之罪旦日獻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獻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

恐有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獻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官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官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

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玃就因流中，除海州刺史。玃乃遣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玃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徽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徽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玃謀之。玃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

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啟稟由是與士開有隙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

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還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萬死謀廢至尊剝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

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卻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鏤亂髮解頭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四

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夫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酈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啟太后曰明且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都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三

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弮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顯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六

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趨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

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問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強郭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充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古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古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七

月聲震闕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僅奴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絃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

伽祖珽使二千石郎刑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開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嘆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辦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

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說於齊主乃飾其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一

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問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

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罷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還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十二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靈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上

三十一

萬歲仍兼侍中實行實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敢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殘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上

三十二

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此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閣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惟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遂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三

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及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上

五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官皆實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顗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起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